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

世事紛紛一局棋，輸贏未定兩爭持。須臾局罷棋收去，畢竟誰贏誰是輸？

這四句詩，是把棋局比著那世局。世局千騰萬變，轉盼皆空，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強，眼紅喉急，分明似孫龐鬥智，賭個你死我活，又如劉項爭天下，不到烏江不盡頭。及至局散棋收，付之一笑。所以高人隱士，往往寄興棋枰，消閑玩世。其間吟詠，不可勝述，只有國朝曾榮元應制詩做得甚好，詩曰：

兩君相敵立雙營，坐運神機決死性。□里封疆馳駿馬，一川波浪動金兵。

虞姬歌舞悲垓下，漢將旌旗逼楚城。興盡計窮征戰罷，松陰花影滿棋枰。

此詩雖好，又有人駁他，說虞姬、漢將一聯，是個套話。第七句說興盡計窮，意趣便蕭索了。應制詩是進御的，聖天子重瞳觀覽，還該要有些氣象。同時洪熙皇帝御制一篇，詞意宏偉，遠出尋常，詩曰：

二國爭強各用兵，擺成隊伍定輸贏。馬行曲路當先道，將守深營戒遠征。

乘險出車收散卒，隔河飛炮下重城。等閒識得軍情事，一著功成定太平。

今日為何說這下棋的話？只為有兩個人家，因這幾著棋子，遂為莫逆之交，結下兒女姻親。後來做出花錦般一段說話，正是：夫妻不是今生定，五百年前結下因。

話說江西分宜縣，有兩個莊戶人家，一個叫做陳青，一個叫做朱世遠，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。論起家事，雖然不算大富長者，靠祖上遺下些田業，盡可溫飽有餘。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句之外，累代鄰居，志同道合，都則本分為人，不管閑事，不惹閑非。每日吃了酒飯，出門相見，只是一盤象棋，消閑遣日。有時迭為賓主，不過清茶寡飯，不設酒餚，以此為常。那些三鄰四舍，閑時節也到兩家看他下棋頑耍。其中有個王三老，壽有六旬之外，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棋，下得頗高。近年有個火症，生怕用心動火，不與人對局了。日常無事，只以看棋為樂，早晚不倦。說起來，下棋的最怕旁人觀看。常言道：「傍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。」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，遇煞著處溜出半句話來，贏者反輸，輸者反贏，欲待發惡，不為大事；欲待不抱怨，又忍氣不過。所以古人說得好：

觀棋不語真君子，把酒多言是小人。

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，未曾分局時，絕不多口；到勝負已分，卻分說哪一著是先手，所以贏，哪一著是後手，所以輸。朱陳二人倒也喜他講論，不以為怪。

一日，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，王三老亦在座。吃了午飯，重整棋枰，方欲再下，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踱將進來。那學生怎生模樣？面如傅粉，脣若塗朱，光著靛一般的青頭，露著玉一樣的嫩手。儀容清雅，步履端詳。卻疑天上仙童，不信人間小子。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，小名多壽，抱了書包，從外而入。跨進坐啟，不慌不忙，將書包放下椅子之上，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，深深的作了個揖。王三老欲待回禮，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：「你老人家不須多禮。卻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？」王三老道：「說哪裡話！」口中雖是恁般說，被陳青按住，只把臀兒略起了一起，腰兒略曲了一曲，也算受他半禮了。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。朱世遠還禮時，陳青卻是對坐，隔了一張棋桌，不便拖攏，只得也作揖相陪。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，才到父親跟前唱喏，立起身來，稟道：「告爹爹：明日是重陽節日，先生放學回去了，直過兩日才來。吩咐孩兒回家，不許頑耍，限著書，還要讀哩。」說罷，在椅子上取了書包，端端正正，走進內室去了。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，語音清亮，且作揖次第，甚有禮數，口中誇獎不絕。王三老便問：「令郎幾歲了？」陳青答應道：「是九歲。」王三老道：「想著昔年湯餅會時，宛如昨日。倏忽之間，已是九年，真個光陰似箭，爭教我們不老！」又問朱世遠道：「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這年生的。」朱世遠道：「果然，小女多福，如今也是九歲了。」王三老道：「莫怪老漢多口，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，何不扳做兒女親家？古時有個朱陳村，一村中只有二姓，世為婚姻。如今你二人之姓，適然相符，應是天緣。況且好男好女，你知我見，有何不美？」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，不等陳青開口，先答應道：「此事最好！只怕陳兄不願。若肯俯就，小子再無別言。」陳青道：「既蒙朱兄不棄寒微，小子是男家，有何推托？就煩三老作伐。」王三老道：「明日是個重陽日，陽九不利。後日大好個日子，老夫便當登門。今日一言為定，出自二位本心。老漢只圖吃幾杯現成喜酒，不用謝媒。」陳青道：「我說個笑話你聽：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，商量道：兩親家都是皇帝，也須是個皇帝為媒才好，乃請灶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。人皇見了灶君，大驚道：『那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？』灶君道：『從來媒人哪有白做的！』」王三老和朱世遠都笑起來。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。

只因一局輸贏子，定了三生男女緣。

次日，重陽節無話。到初□日，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，到朱家說親。朱世遠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，誇獎女婿許多好處。是日一諾無辭，財禮並不計較。他日嫁送，稱家之有無，各不責備便了。王三老即將此言回覆陳青。陳青甚喜，擇了個和合吉日，下禮為定。朱家將庚帖回來。吃了一日喜酒。從此親家相稱，依先下棋來往。時光迅速，不覺過了六年。陳多壽年一□五歲，經書皆通。指望他應試，登科及第，光耀門楣。何期運限不佳，忽然得了個惡症，叫做癩。初時只道疥癬，不以為意。一年之後，其疾大發，形容改變，弄得不像模樣了：

肉色焦枯，皮毛皴裂。渾身毒氣，發成斑駁奇瘡；遍體蟲鑽，苦殺晨昏作癢。任他凶疥癬，只比三分；不是大麻瘋，居然一樣。粉孩兒變作蝦蟆相，少年郎活像老龜頭。搔爬□指帶膿腥，齷齪一身皆惡臭。

陳青單單生得這個兒子，把做性命看成，見他這個模樣，如何不慌？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。求醫問卜，燒香還願，無所不為。整整的亂了一年，費過了若干錢鈔，病勢不曾減得分毫。老夫妻兩口愁悶，自不必說。朱世遠為著半子之情，也一般著忙，朝暮問安，不離門限。延捱過三年之外，絕無個好消息。朱世遠的渾家柳氏，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，在家裡哭哭啼啼，抱怨丈夫道：「我女兒又不醜臭起來，為甚忙忙的九歲上就許了人家？如今卻怎麼好！索性那癩蝦蟆死了，也出脫了我女兒。如今死不死、活不活，女孩兒年紀看看長成，嫁又嫁他不得，賴又賴他不得，終不然看著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！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，一力攛掇，害了我女兒終身！」把王三老千烏龜、萬烏龜的罵。哭一番，罵一番。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，憑他夾七夾八，自罵自止，並不敢開言。

一日，柳氏偶然收拾櫥櫃子，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，不覺勃然發怒，又罵起丈夫來，道：「你兩個老忘八，只為這幾著象棋上說得著，對了親，賺了我女兒，還要留這禍胎怎的！」一頭說，一頭走到門前，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，棋盤也攪做幾片。朱世遠是本分之人，見渾家發性，攔他不住，洋洋的躲開去了。女兒多福又怕羞，不好來勸，任他絮聒個不耐煩，方才罷休。自古道：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柳氏鎮日在家中罵媒人、罵老公，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，將信未信。到滿街撒了棋子，是甚意故，陳青心下了了。與渾家張氏兩口兒商議道：「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。我自家晦氣，兒子生了這惡疾，眼見得不能痊可，卻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，真是罪過。料女兒也必然怨傷。便強他進門，終不和睦，難指望孝順。當初定這房親事，都是好情，原不曾費甚大財。千好萬好，總只一好，有心好到底了，休得為好成歉。從長計較，不如把媳婦庚帖送還他家，任他別締良姻。倘然皇天可憐，我孩兒有病痊之日，怕沒有老婆？好歹與他定房親事。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，哭哭啼啼，絮絮聒聒，我也於心何忍。」

計議已定，忙到王三老家來。王三老正在門首，同幾個老人家閑坐白話，見陳青到，慌忙起身作揖，問道：「令郎兩日尊恙好

些麼？」陳青搖首道：「不濟。正有句話，要與三老講，屈三老到寒舍一行。」

王三老連忙隨著陳青到他家座啟內，分賓坐下。獻茶之後，三老便問：「大郎有何見教？」陳青將自己坐椅撥近三老，四膝相湊，吐露衷腸。先敘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，次敘著朱親家夫婦如何的抱怨。這句話王三老卻也聞知一二，口中只得包慌：「只怕沒有此事。」陳青道：「小子豈敢亂言？今日小子倒也不怪敝親家，只是自己心中不安，情願將庚帖退還，任從朱宅別選良姻。此係兩家穩便，並無勉強。」王三老道：「只怕使不得！老漢只管撮合，哪有拍開之理？足下異日翻悔之時，老漢卻當不起。」陳青道：「此事已與拙荆再三商量過了，更無翻悔。就是當先行過些須薄禮，也不必見還。」王三老道：「既然庚帖返去，原聘也必然還璧。但吉人天相，令郎尊恙，終有好日，還要三思而行。」陳青道：「就是小兒僥倖脫體，也是水底撈針，不知何日到手，豈可擔擱人家閨女？」說罷，袖中取出庚帖，遞與王三老，眼中不覺流下淚來。

王三老亦自慘然，道：「既是大郎主意已定，老漢只得奉命而行。然雖如此，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，必然不允。」陳青收淚而答道：「今日是陳某自己情願，並非舍親家相逼。若舍親家躊躇之際，全仗三老攙掇一聲，說陳某中心計較，不是虛情。」三老連聲道：「領命，領命！」

當下起身，到於朱家。朱世遠迎接，講禮而坐。未及開言，朱世遠連聲喚茶。這也有個緣故，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烏龜、萬烏龜指名罵媒人，王三老雖然不聞，朱世遠卻於心有愧，只恐三老見怪，所以殷勤喚茶。誰知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，任丈夫叫喚，不肯將茶出來。此乃婦人小見。坐了一會，王三老道：「有句不識進退的話，特來與大郎商量。先告過，切莫見怪。」原來朱世遠也是行一，里中都稱他朱大郎。朱世遠道：「有話盡說。你老人家有甚差錯，豈有見怪之理？」王三老方才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，備細說了一遍：「此乃令親家主意，老漢但傳言而已，但憑大郎主張。」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，也巴不能個一擱兩開。只是自己不好啟齒。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，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，如何不喜？當下便道：「雖然陳親家賢哲，誠恐後來翻悔，反添不美。」王三老道：「老漢都曾講過。他主意已決，不必懷疑。宅上庚帖，亦交付在此，大郎請收過。」朱世遠道：「聘禮未還，如何好收他的庚帖？」王三老道：「他說些須薄聘，不須提起。是老漢多口，說道：既然庚帖返去，原聘必然返璧。」朱世遠道：「這是自然之理。先曾受過他□二兩銀子，分毫不敢短少。還有銀釵二股，小女收留，容討出一並奉還。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。」王三老道：「不妨事，就是大郎收下。老漢暫回，明日來領取聘物。卻到令親處回話。」說罷分別。有詩為證：月老繫繩今又解，冰人傳語皆皆訛。

分宜好個王三老，成也蕭何敗也何。

朱世遠隨即入內，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，述與渾家知道。柳氏喜不自勝，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，把與丈夫，湊足□二兩之數。卻與女孩兒多福討那一對銀釵。卻說那女兒雖然不讀詩書，卻也天生志氣。多時聽得母親三言兩語，絮絮聒聒，已自心慵意懶。今日與他討取聘釵，明知是退親之故，並不答應一字，逕走進臥房，閉上門兒，在裡面啼哭。朱世遠終是男子之輩，見貌辨色，已知女孩兒心事，對渾家道：「多福心下不樂，想必為退親之故。你須慢慢假他，不可造次。萬一逼得他緊，做出些沒下梢勾當，悔之何及！」柳氏聽了丈夫言語，真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，低聲下氣的叫道：「我兒，釵子肯不肯繇你，何須使性！你且開了房門，有話時，好好與做娘的講。做娘的未必不依你。」那女兒初時不肯開門，柳氏連叫了幾次，只得拔了門門，叫聲：「開在這裡了。」自向兀子上氣忿忿的坐了。柳氏另撥個兀子傍著女兒坐了，說道：「我兒，爹娘為將你許錯了對頭，一向愁煩。喜得男家願退，許了一萬個利市，求之不得。那癩子終無好日，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。如今把聘釵還了他家，恩斷義絕。似你恁般容貌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？我兒休要執性，快把釵兒出來還了他罷！」女兒全不做聲，只是流淚。柳氏悞了半晌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，又款款的說道：「我兒，做爹娘的都只是為好，替你計較。你願與不願，直直的與我說，恁般自苦自知，教爹娘如何過意。」女兒恨窮道：「為好，為好！要討那釵子也尚早！」柳氏道：「啊呀！兩股釵兒，連頭連腳，也重不上二三兩，甚麼大事。若另許個富家，金釵玉釵都有。」女兒道：「哪希罕金釵玉釵！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吃兩家茶。貧富苦樂，都是命中注定。生為陳家婦，死為陳家鬼，這銀釵我要隨身殉葬的，休想還他！」說罷，又哀哀的哭將起來。柳氏沒奈何，只得對丈夫說，女兒如此如此：「這門親多是退不成了。」朱世遠與陳青肺腑之交，原不肯退親，只為渾家絮聒不過，所以巴不得撒開，落得耳邊清淨。誰想女兒恁般烈性，又是一重歡喜，便道：「恁的時，休教苦壞了女孩兒。你與他說明，依舊與陳門對親便了。」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，方才收淚。正是：

三冬不改孤松操，萬苦難移烈女心。

當晚無話。次日，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，卻自己走到王家，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，說了遍，依舊將庚帖送還。王三老只稱：「難得，難得！」隨即往陳青家回話，如此這般。陳青退此親事，□分不忍，聽說媳婦守志不從，愈加歡喜，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：「勞動，勞動！然雖如此，只怕小兒病症不痊，終難配合。此事異日還要煩三老開言。」王三老搖手道：「丈漢今番說了這一遍，以後再不敢奉命了。」閒話休題。

卻說朱世遠見女兒不肯悔親，在女婿頭上愈加著忙，各處訪問名醫國手，賠著盤纏，請他來看治。那醫家初時來看，定說能醫，連病人服藥，也有些興頭。到後來不見功效，漸漸的懶散了。也有討著薦書到來，說大話，誇大口，索重謝，寫包票，都只有頭無尾。日復一日，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。醫家都說是個痼疾，醫不得的了。多壽嘆口氣，請爹媽到來，含淚而言道：「丈人不允退親，訪求名醫用藥，只指望我病有痊可之期。如今服藥無效，眼見得沒有好日。不要賺了人家兒女。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。」陳青道：「前番說了一場，你丈人丈母都肯，只是你媳婦執意不從，所以又將庚帖送來。」多壽道：「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，必然也放下了。」媽媽張氏道：「孩兒，且只照顧自家身子，休牽掛這些閑事！」多壽道：「退了這頭親，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件。」陳青道：「待你丈人來時，你自與他講便了。」說猶未了，丫鬟報道：「朱親家來看女婿。」媽媽躲過。陳青邀入內書房中，多壽與丈人相見，口中稱謝不盡。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好生不悅。茶罷，陳青推故起身。多壽吐露衷腸，說起自家病勢不痊，難以完婚，決要退親之事，袖中取出柬帖一幅，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。朱世遠展開念道：

命犯孤辰惡疾纏，好姻緣是惡姻緣。今朝撒手紅絲去，莫誤他人美少年。

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，甚非本心，只為渾家逼迫不過。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，又有親筆詩句，口氣決絕，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。口裡雖道：「說哪裡話！還是將息貴體要緊。」卻把那四句詩褶好，藏於袖中，即便抽身作別。陳青在坐啟下接著，便道：「適才小兒所言，出於至誠，望親家委曲勸諭令愛俯從則個。庚帖仍舊奉還。」朱世遠道：「既然賢喬梓諄諄吩咐，權時收下，再容奉覆。」陳青送出門前。朱世遠回家，將女婿所言與渾家說了。柳氏道：「既然女婿不要媳婦時，女孩兒守他也是扯淡。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，料他必然回心轉意。」朱世遠真個把那柬帖遞與女兒，說：「陳家小官人病體不痊，親自向我說，決要退婚。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了。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，休得執迷！」多福看了詩句，一言不發，回到房中，取出筆硯，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：

運蹇雖然惡疾纏，姻緣到底是姻緣。從來婦道當從一，敢惜如花美少年。

自古道：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揚千里。」只為陳小官自家不要媳婦，親口回絕了丈人。這句話就傳揚出去，就有張家嫂、李家婆，一班靠撮合山養家的，抄了若干表號，到朱家議親。說的都是名門富室，聘財豐盛。雖則媒人之口，不可盡信，卻也說得柳氏肚裡熱蓬蓬的，分明似錢玉蓮母親，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，許了孫家。誰知女兒多福，心如鐵石，並不轉移。看見母親好茶好酒款待媒人，情知不為別件。丈夫病症又不痊，爹媽又不容守節，左思右算，不如死了乾淨。夜間燈下取出陳小官詩句，放在桌上，反覆看了一回，約莫哭了兩個更次，乘爹媽睡熟，解下束腰的羅帕，懸樑自縊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此際已是三更時分。也是多福不該命絕，朱世遠在睡夢之中，恰像有人推醒，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嗚的哭聲，吃了一驚，擦一擦眼睛，搖醒渾家，說道：「適才聞得女孩兒啼哭，莫非做出些事來？且去看他一看。」渾家道：「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裡，你卻說鬼話。要看時，你自去看，老娘要睡覺哩。」朱世遠披衣而起，黑暗裡開了房門，摸到女兒臥房門首，雙手推門不開。連喚幾聲，女孩兒全不答應。只聽得喉間痰響，其聲異常。當下心慌，盡生平之力，一腳把房門踢開，已見桌上殘燈半明不滅，女兒懸樑高掛，就如走馬一般，團團而轉。朱世遠吃這一驚非小，忙把燈兒剔明，高叫：「阿媽快來，女孩兒縊死了！」柳氏夢中聽得此言，猶如冷雨淋身，穿衣不及，馱了被兒，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裡來。朱世遠終是男子漢，有些智量，早已把女兒放下，抱在身上，將膝蓋緊緊的抵住後門，緩緩的解開頸上的死結，用手去摩。柳氏一頭打寒顫，一頭叫喚。約莫半個時辰，漸漸魄返魂回，微微轉氣。柳氏口稱謝天謝地，重到房中穿了衣服，燒起熱水來，灌下女兒喉中，漸漸蘇醒。睜開雙眼，看見爹媽在前，放聲大哭。爹媽道：「我兒！螻蟻尚且貪生，怎的做此短見之事？」多福道：「孩子兒一死，便得完名全節。又喚轉來則甚？就是今番不死，遲和早少不得是一死，倒不如放孩兒早去，也省得爹媽費心。譬如當初不曾養不孩兒一般。」說罷，哀哀的哭之不已。朱世遠夫妻兩口，再三勸解不住，無可奈何。

比及天明，朱世遠教渾家窩伴女兒在床眠息，自己逕到城隍廟裡去抽籤。籤語云：

時運未通亨，年來禍害侵。雲開終見日，福壽自天成。

細詳籤意：「前二句已是准了。第三句雲開終見日，是否極泰來之意。末句福壽自天成，女兒名多福，女婿名多壽，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？一夫一婦，天然成配？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，回到家中。渾家兀自在女兒房裡坐著，看見丈夫到來，慌忙搖手道：「不要則聲！女兒才停了哭，睡去了。」朱世遠夜來剔燈之時，看見桌上副柬帖，無暇觀看。其時取而觀之，原來就是女婿所寫的詩句，後面又有一詩，認得女兒之筆。讀了一遍，嘆口氣道：「真烈女也！為父母者，正當玉成其美，豈可以非理強之！」遂將城隍廟籤詞，說與渾家道：「福壽天成，神明嘿定。若私心更改，皇天必不護佑。況女孩兒詩自誓，求死不求生。我們如何看守得他多日？倘然一個眼睜，女兒死了時節，空負不義之名，反作一場笑話。據吾所見，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，一來表得我們好情，二來遂了女兒之意，也省了我們干紀。不知媽媽心下如何？」柳氏被女兒嚇壞了，心頭兀自突突的跳，便答應道：「隨你作主，我管不得這事！」朱世遠道：「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講。」

事有湊巧，這裡朱世遠走出門來，恰好王三老在門道走過。朱世遠就迎住了，請到家中坐下，將前後事情，細細述了一遍：「如今欲把女兒嫁去，專求三老一言。」王三老道：「老漢曾說過，只管撮合，不管撇開。今日大郎所言，是仗義之事，老漢自當效勞。」朱世遠道：「小女兒見了女婿之詩，曾和得一首，情見乎詞。若還彼處推托，可將此詩送看。」王三老接了柬帖，即便起身。只為兩親家緊對門居住，左腳跨出了朱家，右腳就跨進了陳家，甚是方便。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，只認是退親的話，慌忙迎接問道：「三老今日光降，一定朱親家處有言。」王三老道：「正是。」陳青道：「此番退親，出於小兒情願，親家那邊料無別說。」王三老道：「老漢今日此來，不是退親，倒是要做親。」陳青道：「三老休要取笑。」王三老就將朱宅女兒如何尋死，他爹媽如何心慌：「留女兒在家，恐有不測，情願送來服侍小官人。老漢想來，此亦兩便之事。令親家處脫了干紀，獲其美名。你賢夫婦又得人幫助，令郎早晚也有個著意之人照管，豈不美哉！」陳青道：「雖承親家那邊美意，還要問小兒心下允否？」王三老就將柬帖所和詩句呈於陳青道：「令媳和得有令郎之詩。他□分性烈。令郎若不允從，必然送了他性命，豈不可惜！」陳青道：「早晚便來回覆。」當下陳青先與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，道：「媳婦如此性烈，必然賢孝。得他來貼身看覷，夫婦之間，比爹娘更覺周備。萬一度得個種時，就是孩兒無命，也不絕了我陳門後代。我兩個做了主，不怕孩兒不依。」當下雙雙兩口，到書房中，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。多壽初時推卻，及見了所和之詩，頓口無言。陳青已知兒子心肯，回覆了王三老，擇卜吉日，又送些衣飾之類。那邊多福知是陳門來娶，心安意肯。至期，笙簫鼓樂，娶過門來。

街坊上聽說陳家癩子做親，把做新聞傳說道：「癩蛤蟆也有吃天鵝肉的日子。」又有刻薄的閑漢，編為口號四句：

伯牛命短偏多壽，嬌香女兒偏逐臭。紅綾被裡合歡時，粉花香與膿腥鬥。

閒話休題。卻說朱氏自過門之後，□分和順。陳小官人全得他殷勤伏侍。怎見得？

著意殷勤，盡心伏侍。熬湯煎藥，果然味必親嘗；早起夜眠，真個衣不解帶。身上東疼西癢，時時撫摩；衣裳血臭膿腥，勤勤煮洗。分明傳母育嬌兒，只少開懷喂乳；又似病姑逢孝婦，每思割股烹羹。兩雲休想歡娛，歲月豈辭勞苦。喚嬌妻有名無實，憐少婦少樂多憂。

如此兩年，公姑無不歡喜。只是一件，夫婦日間孝順無比，夜裡各被各枕，分頭而睡，並無同衾共枕之事。張氏欲得他兩個配合雌雄，卻又不好開言。忽一日進房，見媳婦不在，便道：「我兒，你枕頭齷齪了，我拿去與你拆洗。」又道：「被兒也齷齪了。」做一包兒捲了出去，只留一床被、一個枕頭在床。明明要他夫婦二人共枕同衾、生兒度種的意思。

誰知他夫婦二人，肚裡各自有個主意。陳小官人肚裡道：「自己□死九生之人，不是個長久夫妻，如何又去污損了人家一個閨女？」朱小娘子肚裡又道：「丈夫恁般病體，血氣全枯，怎經得女色相侵？」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，分頭而睡。是夜，只有一床被、一個枕，卻都是朱小娘子的臥具。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，自己燈下還做針指，直待公婆都睡了，方才就寢。當夜多壽與母親取討枕被，張氏推道：「漿洗未乾，胡亂同宿一夜罷。」朱氏將自己枕頭讓與丈夫安置。多壽又怕污了妻子的被窩，和衣而臥。多福亦不解衣。依舊兩頭各睡。次日，張氏曉得了，反怪媳婦做格，不肯勾搭兒子幹事，把一團美意，看做不良之心，捉雞罵狗，言三語四，影射的發作了一場。朱氏是個聰明女子，有何難解？惟恐傷了丈夫之意，只作不知，暗暗偷淚。陳小官人也理會得了幾分，甚不過意。

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。當初□五歲上得病，□六歲病凶，□九歲上退親不允，二□一歲上做親。自從得病到今，將近□載，不生不死，甚是悶人。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算命的瞎子，叫做靈先生，甚肯直言。央他推算一番，以決死期遠近。原來陳多壽自得病之後，自嫌醜陋，不甚出門。今日特為算命，整整衣冠，走到靈先生鋪中來。那先生排成八字，推了五星運限，便道：「這貴造是宅上何人？先告過了，若不見怪，方敢直言。」陳小官人道：「但求據理直言，不必忌諱。」先生道：「此造四歲行運，四歲至□一，童限不必說起，□四歲至二□一，此□年大忌，該犯惡疾，半死不生。可曾見過麼？」陳小官人道：「見過了。」先生道：「前□年，雖是個水缺，還跳得過。二□四到三□三，這一運更不好。『船遇危波亡槳舵，馬逢峭壁斷韁繩。』此乃夭折之命。有好八字再算一個，此命不足道也！」小官人聞言，慘然無語。忙把命金送與先生，作別而行。腹內尋思，不覺淚下。想著：「那先生算我前□年已自準了，後□年運限更不好，一定是難過。我死不打緊，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，並無一齊之好。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？我今苟延性命，與死無二，便多活幾年，沒甚好處。不如早早死了，出脫了娘子。他也得趁少年美貌，別尋頭路。」此時便萌了個自盡之念。順路到生藥鋪上，贖了些砒霜，藏在身邊。回到家中，不題起算命之事。

至晚上床，卻與朱氏敘話道：「我與你九歲上定親，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，生男生女，把家當戶。誰知得此惡症，醫治不痊。惟恐擔誤了娘子終身，兩番情願退親。感承娘子美意不允，拜堂成親。雖有三年之外，卻是有名無實。並不敢污損了娘子玉體，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。日後陳某死了，娘子別選良緣，也教你說得嘴響，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婦。」朱氏道：「官人，我與你結髮夫妻，苦樂同受。今日官人患病，即是奴家命中所招。同生同死，有何理說！別選良姻這話，再也休題。」陳小官人道：「娘子烈性如此。但你我相守，終非長久之計。你伏事我多年，夫妻之情，已自過分。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，來生定有相會之日。」朱氏道：「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？夫妻之間，說甚補報？」兩個你對我答，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睡。正是：

夫妻只說三分話，今日全拋一片心。

次日，陳小官人又與父母敘了許多說話，這都是辦了個死字，骨肉之情，難割難捨的意思。看看至晚，陳小官人對朱氏說：

「我要酒吃。」朱氏道：「你閑常怕發癢，不吃酒。今日如何要吃？」陳小官人道：「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，想酒，你與我熱些燙一壺來。」朱氏為他夜來言語不祥，心中雖然疑惑，卻不想到那話兒。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釀酒，燙得滾熱，取了一個小小杯兒，兩碟小菜，都放在桌上。陳小官人道：「不用小杯，就是茶甌吃一兩甌，倒也爽利。」朱氏取了茶甌，守著要斟。陳小官人道：「慢著，持我自斟。我不喜小菜，有果子討些下酒。」把這句話遣開了朱氏。揭開了壺蓋，取出包內砒霜，向壺中一傾，忙斟而飲。朱氏走了幾步，放心不下，回頭一看，見丈夫手忙慌腳亂，做張做智，老大疑惑。恐怕有些蹊蹺。慌忙轉來，已自呷一碗，又斟上第二碗。朱氏見酒色不佳，按住了甌子，不容丈夫上口。陳小官人道：「實對你說，這酒內下了砒霜。我主意要自盡，免得累你受苦。如今已吃下一甌，必然無救。索性得我盡醉而死。省得費了工夫。」說罷，又奪第二碗吃了。朱氏道：「奴家有言在前，與你同生同死。既然官人服毒，奴家義不獨生。」遂奪酒壺在手，骨都都吃個罄盡。此時陳小官人腹中作耗，也顧不得渾家之事。須臾之間，兩個做一對兒跌倒。時人有詩嘆此事云：

病中只道歡娛少，死後方知情義深。  
相愛相憐相殉死，千金難買兩同心。

卻說張氏見兒子要吃酒，妝了一碟巧糖，自己送來。在房門外，便聽得服毒二字，吃了一驚，一步做兩步走。只見兩口兒都倒在地下，情知古怪。著了個忙，叫起屈來。陳青走到，見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。平昔曉得一個單方，凡服砒霜者，將活羊殺了，取生血灌之，可活。也是二人命中有救，恰好左鄰是個賣羊的屠戶，連忙喚他殺羊取血。此時朱世遠夫妻都到了。陳青夫婦自灌兒子，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。兩個虧得灌下羊血，登時嘔吐，方才蘇醒。餘毒在腹中，兀自皮膚迸裂，流血不已。調理月餘，方才飲食如故。

有這等異事！朱小娘子自不必說，那陳小官人害了□年癩症，請了若干名醫，用藥全無功效。今日服了毒酒，不意中，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，皮膚內迸出了許多惡血，毒氣泄盡，連癩瘡漸漸好了。比及將息平安，瘡痂脫盡，依舊頭光面滑，肌細膚榮。走到人前，連自己爹娘都認不得。分明是脫皮換骨，再投了一個人身。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，感動天地，所以毒而不毒，死而不死，因禍得福，破泣為笑。城隍廟籤詩所謂「雲開終見日，福壽自天成」，果有驗矣。

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，朱氏將所聘銀釵佈施作供。王三老聞知此事，率了三鄰四舍，提壺挈盒，都來慶賀。吃了好幾日喜酒。

陳多壽是年二□四歲，重新讀書，溫習經史。到三□三歲登科，三□四歲及第。靈先生說他□年必死之運，誰知一生好事，偏在這幾年之中。從來命之理微，常人豈能參透？言禍言福，未可盡信也。再說陳青和朱世遠從此親情愈高，又下了幾年象棋，壽並八□餘而終。陳多壽官至僉憲，朱氏多福，恩愛無比。生下一雙兒女，盡老百年。至今子孫繁盛。這回書喚作《生死夫妻》。詩曰：

從來美眷說朱陳，一局棋枰締好姻。  
只為二人多節義，死生不解賴神明。